

- ★ 英国最年轻的作家之一 十四岁英国少女的天才之作
- ★ 作者被《时尚 COSMOPOLITAN》评为“年度世界女孩”
- ★ 法、德、荷、意、美、加、澳、日等十六国联袂出版



镜之醒

【英】凯瑟琳·韦伯 著
周菊花 陈昕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JING ZHI XING

镜之醒

[英] 凯瑟琳·韦伯 著
周菊花 陈 昕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序 幕	影子与阳光	1
第 一 章	欢迎你，亲爱的梦者.....	3
第 二 章	和平时期	17
第 三 章	间谍与反间谍	29
第 四 章	梦之城的一天	62
第 五 章	联系与分歧	77
第 六 章	米里亚姆	91
第 七 章	肉体与灵魂	102
第 八 章	伦娜	129
第 九 章	令人难受的真相	160
第 十 章	过去、现在与未来	184
第十一章	当务之急	200
第十二章	计划	215
第十三章	梦与记忆	234
第十四章	落入陷阱	247
尾 声		276

序 幕

影子与阳光

在影子的背面有一个地方，你看不到它，听不到它，也摸不到它。你愈是努力地想要看个真切，它便愈加显得虚无。只有当你沉睡，不再注视它的时候，那影子才会烧尽退去，你才可以从你的世界跨进我的领地。只有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做到。

对于那些睡觉不做梦的人来说，存在着无限、永恒、寂静的太虚，它是由大地上数百万无梦者创建的一个真空。凭着一点运气和一些魔法，一个聪明的魔法师能够从太虚中勾勒出他所能想像到的一切。因为那度空间是由纯粹的可能性构成的，在那里，从来都没有一定之规。

而对那些有梦的人而言，那里却是无数虚幻的王国。那个在梦中飞翔的黑皮肤女人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空中世界——天点；那个梦见电闪雷鸣的黄皮肤男人看到了我小小的王国——风暴点；那个梦见死去的爱犬起死回生的白皮肤男人则在那度空间的某个角落里看到他的狗实实在在地活着。通过梦，人类改变了现实世界。梦见的，就是存在的。

有人曾经梦到过我，但又离开了，我无法找到她。大多数的梦者鬼魅般地穿行于太虚，与他们不同的是，她找到了自己的梦境并永睡不醒。



镜之醒

不幸的是，还有许多人做噩梦。你梦到的一切完全都会在太虚中出现。因此我坐在风暴点里观望，这儿是我的王国，是一个稳定的实体，是我用意念把它从太虚中创造出来的。我把钥匙——控制王国境内一切事物的力量——放在身体里。与此同时，梦之城这个美梦之都正对夜叉窟这个噩梦之城怒目而视。我捻动拇指，希望有朝一日，有人能走出太虚，远离噩梦，并在此过程中找到梦境。一个梦者，一个熟睡的人，他的思想已经与肉体的需要相分离，实际上他就是神。这就是法则——梦者只要通过意愿就能轻而易举地改变太虚的物质景观，因为太虚会对他们的梦作出回应。梦者以思想的速度前行，但思想可能从A跳到C而没有经过B。也有梦者在太虚中找到他们的梦境，找到他们的天堂，但这种情况的确极为少有，因为在这里梦者都是弱者。他们转而醒来，忘记看见过的东西，一切都白费了。

当我们做梦时，我们不会忘记。作为太虚里的梦者，我梦到过地球，并且记得自己看见过什么。我还记得其他东西，这东西使得梦之城与夜叉窟之间永无休止的战斗突然变得极为重要。如果噩梦使一个男人的心灵充满黑暗与绝望，如果明亮温暖的梦使一个女人的心灵充满光明与欢乐，那么太虚和我们——太虚的居民，在沉睡的时候就会影响地球的心灵，还拥有穿越不同世界的能力。

梦者能够影响我们的世界中物质的形态，而我们能够影响他们的精神状态。那么到底谁拥有更大的力量呢？



第一章

欢迎你，亲爱的梦者……

事情是在里萨娜不请自来闯进我房间的那个早上开始的。“凯特，”她问我，“你想要份工作吗？”

时间还早，我才刚刚睡醒，正慢慢地从梦中的欢愉恢复清醒。我在朦胧中看见里萨娜一袭白衣大模大样地走进房间，猛地拉开了窗帘。一道阳光射了进来，一下子就野蛮地驱走了我的睡意。在梦之城这座皇家城市，这个美梦之都，似乎有法令规定阳光总是明媚，无论你喜欢与否。我来到这儿参加加冕典礼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没完没了的聚会，在这几周里，梦之城的天气令我开始想家。我越来越想念自己的城市，那个比梦之城小的风暴点——暴风雨之梦的王国。在那里我作为掌门人通常使天色亮得晚，黑得早。

“一份工作？”我大声说，突然又想起什么，赶紧加上了“陛下”。



镜之醒

你或许纳闷即使是一个新近加冕的女王——相信我，她们并不比里萨娜更具女王的尊容——也不会那样闯进别人的房间。当梦之城女王要求与魔法师莱南·凯特会面，你多多少少会期望一点假惺惺的客套吧。首先，你会认为我们应该在觐见室会面吧。

但是里萨娜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女人——这绝不是因为她一贯爱把意愿强加给别人。惟一的差别是她采取什么方式。她对待我的唐突态度就是她的一种方式，虽然是我让她成为女王，但她在我面前表现得仿佛我会对她惟命是从。另外，就算你想趁人不备，也不该在他还穿着睡衣睡裤瞌睡时贸然闯入吧。可里萨娜最喜欢我没有防备的时候了。

“嗯，是的！我要给你一份工作。”她回答说，好像我没有权利感到惊讶。似乎，在她还是一个王室情妇，要运用手段在宫廷中牟取一个好位置的时候，里萨娜差一点给我安上叛国的罪名，的确是这样的。难怪甚至到现在她都不敢与我对视。

“夫人，让我把这个弄明白，你是要给我份工作吗？”

“你是不是每天一大早的时候都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她同情地问道，话语中显露出她惯有的机智老练。

女王陛下，有你在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打算让我做什么呢？”我有些好奇，于是继续我们的对话，看看她到底想说什么。

她笑了一下，这就有点不妙了。里萨娜的笑有很多种。对于那些让她厌烦的奉承者，她会报之以愉快而灿烂的笑；而要引诱陌生男子上床时，她会献上羞涩而诚挚的笑容；当她发现敌人的破绽时，脸上就会慢慢地露出诡异的微笑。现在的笑是纯粹的坏笑。

“这份工作就在你面前。”

我得承认，我仍然不喜欢里萨娜。她轻而易举地登上了王位，而且还被视为一个“和善”的女王，就好像获胜的军事领袖被奉为



和平的使者，而不是战争中的胜者。里萨娜个子高挑，皮肤白皙，金发碧眼，常穿白颜色的衣服。她那与生俱来的高雅与坚毅令注视她的人情不自禁地向其屈服。

但我了解真正的里萨娜——面对自己王室情人的死，她连一滴眼泪都没掉过。即使她的计划会触怒苍天，她还是会坚持。她无情、狡诈又野心勃勃。除了当好她的女王外，她还有别的梦想。现实真是让人悲哀，这世界里善良温和的人总得不到权力，而那些贪图地位又最不该得到地位和特权的人却得到了最多的权力。

而里萨娜居然给我提供一份工作?!

我开了个价。

“薪水?”她惊呼道，好像她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为梦想、善良和光明而做这份工作，你会受到尊敬的。”

我对她说：“不，我是为了钱。听起来这件工作总得有人做，而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嗯，那好吧。”里萨娜叹了口气。

就这样，我成了银手会及其相关机构的联络人，很多人称我为“银眼”。这个职位很不寻常，我既是女王的间谍首脑，又是间谍圈中的银手。我会与梦者联系在一起，是个理想的角色，就像梦想家所想像的“共产主义”。间谍和小偷组成的银手会是梦境的主要工具，所幸的是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银手会和国王是各自独立的，而国王几乎感觉不到有银手存在。这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无论这二者相隔多远，要是他们能合作，倒是很新鲜。

我问里萨娜：“为什么你让我担任这个职务?”

“你是想问，为什么我需要你呢，还是为什么我要你与银手会进行联系?”

“两个问题都问。”



镜之醒

她局促地转了转身子：“梦之城遭入侵时，你和银手会共同组织起义，解放了梦之城，如果银手会有所企图的话，梦之城早就落入银手会的手中了。可它没有，所以银手会的忠诚是不言而喻的。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组织存在，而我对组织的领导人是谁，他想干什么一无所知，这是很不安全的。这个组织确实监护着人们的美梦，但有时候还需要有人来监视这些美梦的监护者。”

“难道是我吗？”

“是的。”

我想了想：“里萨娜。”

“嗯？”

“那谁来监护那监视护卫者的人呢？”

她笑了一声：“凯特，银手会很敬重你。所以说，你是这一职位的最理想人选，而我会日夜保护你，不会让你感到太辛苦，也不会丢下你不管。你监视美梦的监护者，而比任何其他人都值得信赖的人只有我自己了，所以我亲自监护你。”

尽管这一工作有很大困难，但事实证实我是理想的人选。工作时间不多——每个月只有一个礼拜需要到梦之城和银手会的总部——银点报到，其他消息都有信使直接送到风暴点。薪水也不错，关系处得也还行。我发明出很多东西，如不可思议的元素网络——元素们是从太虚中直接召唤出来的生灵，我还为在银点休息的间谍设计了一个餐厅。因此，我很受银手们的欢迎，有段时间我甚至成了银手会的领导人。银手会现在的领导人特欧马欠我几个人情，这也让我的工作方便了许多。

当我在银点将里萨娜给我的任命告诉特欧马时，他说：“怎么让我揽上这鬼差事，如果我秉公办事，同女王保持距离的话，你可不要怪我。”



特欧马以前当过兵，在他不到一百岁的时候成为银手会最年轻的领袖之一。他属于传统的银手，觉得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是白痴，需要有人保护他们。然而，他和里萨娜的头脑很相似，都是那么无情而坚毅。

特欧马说过：“里萨娜可以去应付公众场合这类大场面，而我们可以去找出其中的阴谋。”

里萨娜后来说：“特欧马说到就能做到。在阴影中游荡的银手太多了，谁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这就对了，”我说，“间谍是不喜欢受人注意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向国王报告他们根本不屑一顾的消息。”

里萨娜奸笑了一声，因为我所告诉她的已经超出她的预期了。“知道为什么只有你才能当我的私人密探吗？因为在整个太虚中，只有你才会傻乎乎地和我讲真话。”她斜着眼，狡黠地看着我，而我则面无表情，“或者，”她又补充道，“哪怕你不把情况汇报给我，你也会把事情做得很好。”

“这算是在夸我吗？”

“亲爱的凯特，我夸你？”

“好像不太可能，是吧？”

银手会的任务仍是协助王室成员，我的首要任务是对里萨娜负责。在里萨娜刚当上女王的那几个月，局势很不太平，银手会和女王被迫联手阻止下属国的掌门人自立为王。这有点像集权主义，但在第一起暗杀行动被发现并遭到制止之后，里萨娜、她的保镖、银手会和我都感到这是正义的胜利，因而打消了先前的所有顾虑。特欧马说过，即使在梦里也得有人出面应付麻烦事。简而言之，这就是我的工作。作为游吟诗人的素材，传奇的凯特可以继续弑国王，



杀魔法师——而在现实中，我的工作却没有这般光彩。

但有时候，我还是得成为传奇的凯特。我接手这份新工作才几个月，就发生了一件事。作为莱南·凯特，我不能再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了，我只得再一次成为白袍魔法师。

我已经花了数小时在这套幻术上。但是，或许是瓶子太薄了，或许是我的咒语太复杂了，又或许是我的魔力还不够实现这种幻术，在瓶子里形成了一半的形状仍然很模糊。墙角的一堆碎玻璃足以证明我所进行的幻术多么棘手。

就连傻瓜都能实现幻术。可是，从前用最简单的手法——比方说，打开玻璃瓶都能实现的把一个幻象变大十倍的幻术，如今都变成了件难事。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我差点儿把精心设计的魔咒掉在了地上。我花了几秒钟费劲地把魔咒安顿好，敲门声又传来了。有人在叫我：“凯特！掌门人凯特！”

“滚开！”我喘着气低声骂道，一边手忙脚乱地把魔咒放到另一个瓶子里。它微微地泛着光，极不安分，时刻都会从我手中挣脱出去。

外面的吵闹声越来越混乱，门突然被人撞开了。我转过身，刚要开口表示抗议，就看到了特欧马那张怒气冲冲的脸。

我手指上的幻象渐渐消散了，一个好好的魔咒就这么浪费了。但我并不打算责怪特欧马干扰了我的工作。

他从银点来这里监督一项调查，关于一名侍从涉嫌窃取基金，资助一伙匪徒。这伙人一直在太虚里威胁商队的安全。糟糕的是，这个侍从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笔不错的小型投资。而更加不妙的是，这伙匪徒可能与日点有联系，而后者是沙漠里的一个无赖王



国。作为来自日点的人，我凭直觉就可以断定这二者之间有联系。

银手会已经向女王报告过他们正在调查这个侍从。而同时我要假装成来到这个城市只是出于某种“王室的职责”。不幸的是，为了使这个谎言不被拆穿，我不得不亲自履行这个职责——参加各种乏味沉闷的舞会。在舞池里痛苦地挤出笑容，看着那些谄媚者忙碌地虚度人生。我真的很想弄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我们找到接头人了。”

我呆呆地看着特欧马：“就是把钱带给匪徒的那个人吗？”

“银点的那群笨蛋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希望你能让他承认。”

“我？为什么是我？”

特欧马举起手指逐条陈述他的理由：“第一，这家伙是个魔法师，他能看穿所有像他那样的魔法师。第二，他还算是个浪漫主义者，即使别人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也战战兢兢。第三，要是我们置他于死地，只有你的话王室才会相信。第四，如果他真与日点有联系，你是从那儿来的，你该了解他们的行事方法。第五，这该死的工作本来就是你的。你为里萨娜，为银手会做事，这是一次联合行动。所以，是你的事。第六嘛，”他犹豫了一下，“瞧，我已经操劳过度了，是吧？要是你能做的话我就会省不少事。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你就答应吧。”

我厌恶地皱了皱鼻子：“王室才不会信我呢。”

“比起那些匿名的暗示警告，他们还是相信你的。而且你在那些晚宴上啊、舞会上啊总还算是结交了几个朋友的吧。”

为了办这件事，里萨娜专门造了一个房间，墙壁里设有隔层，这样银手就可以在里面听到房间里的动静。这是一个舒适的房间，



镜之醒

凉风通过高高的窗户徐徐地吹进来。自从里萨娜掌握了梦之城的钥匙及其带来的可以改变这座城市和王宫的权力以来，她就像报复似的处处体现她的品位，推崇禅宗的简约朴素。冰冷的石质地板、明亮的太阳光束、设计极为简单的木质家具、开阔的回廊、不显眼的金色池塘。没有一样奢侈的东西。但……有时，我只想要一张舒适、厚实的沙发。

这个房间也不例外：蓝色的大理石墙面、隔音门、一张桌子和几把配套的椅子。惟一和环境不相称的摆设就是一个装满了文件、卷轴之类东西的书柜了。据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透露说，最近几个月，它们被按照某种规律归了类。我不得不相信他的话。

特欧马曾保证过我要接见的人不会认出我是莱南·凯特，但我还是把我桀骜不驯的头发束在脑后了，还穿上一套文书的制服。据我的同辈人计算，在我五百多岁的时候，我仍然处于壮年时期，拥有蓝色的眼睛和黑色的头发。我长得一点儿也不像人们想像中的魔法师，这十分有利。大多数人认为，魔法师应该是长着灰胡子的老家伙，戴着尖尖的帽子，拿着长长的魔杖。一根价格不菲的魔杖的确使我偶尔受益，但根本没有尖帽子这回事，也没有人长着灰胡子，除非他受到了一个恶毒的诅咒。另一方面，我自有我的浪漫情调，但人们不会用“英俊”来形容我。在我杀了两个国王之后，他们用得最多的词是“传奇”。但这个词也不合适。因为传奇中的凯特是一个体格健壮、道德高尚、身披白袍的人，而我与他惟一的相同点就是我们的名字。

如果有民谣歌唱你，这只能意味着很少有人会认出你是谁，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有多少传奇故事的主人公有一副奇形怪状、瘦骨嶙峋的相貌，而且身高不过一米六？地球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视，我至今也不理解这种“科技”。但我从中了解到，不仅要长相



好看而且要做出事迹才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这真让人悲哀。在那个世界里，有数以百计的无名英雄，他们也许曾经救过上千条人命，但他们不被世人认可，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长着一张漂亮面孔、每天碌碌无为的蠢货。

在太虚里，传奇人物与真人之间也存在着差别——至少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噩梦王国的军队袭击梦之城时，战胜他们的是传奇的凯特——一个充满智慧的魔法师。他洞悉一切，永远为善良与梦想服务。无疑，当噩梦魔王倒地而死时，传奇的凯特一定是一副十分英勇的形象。

坦率地说，现实中的莱南·凯特一点儿英勇的事也没做，只会 在噩梦魔王面前瑟瑟发抖，几乎吓得一动不动。他与国王作战时，只是出于条件反射而还击。这场战斗与荣誉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是两个血淋淋的人以最后残存的体力和智慧互相搏杀。现实中的凯特在那一刻根本就没有想到梦想、善良，或者是爱人的微笑，他只希望这一击之后敌人就不会再反击了。

但是传奇的凯特和我都杀死了噩梦魔王，活了下来，这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事迹是相吻合的……

我们的嫌疑人是一个名叫迪斯拉斯·巴瑞洛尔的人，当他走进房间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当过兵（以他微弱的魔法，也许当兵更适合他）。他穿着魔法师的袍子，进屋后像个罪犯似的紧张地东张西望。

“噢，请进来！”我说，“您是……”我赶紧翻看匆匆写就的一张单子，把一个文书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迪斯拉斯，是吗？”

“是的，”他满腹疑虑地说，“出什么事了？”

典型的罪犯的样子。我在心里暗暗发笑。如果发生的事与你无



镜之醒

关，你不会张口就问“出什么事了”。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回答。

“哦，我只是做一些核对工作，希望您能协助我。”

“没问题。什么事？”

我冲另一把椅子做了个手势，然后装做在一堆文件里找资料，他便坐在了椅子上。

“啊哈，找到了。你知道，目前，女王刚刚进入她的新角色，命令所有文件必须重新整理。我的天哪，真是一件难办的差事。你是不会相信的。人手太少了，我问过里萨娜，能不能再派些人帮我，她确实派了些人过来，但你只能把他们当算盘使，他们根本就不动脑筋，一点用场都派不上。”我看着他，希望能博取他的同情，“难道你不觉得他们很让人生气吗？他们所知道的和掌门人差不多，而又有多少掌门人知道 3A 报告和 3B 报告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人知道，也就是说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他询问道，迫切地想离开这里。

“噢，只是件小事。我对有些账目不太清楚。财政部的很多项拨款都没有说明收款人和拨款用途。我想也许你能帮我弄清楚。”

“我怎么行？”他稍稍提高了嗓门，脸也有点涨红了。迪斯拉斯可以说是我见过的间谍中最差劲的一个——怪不得银手会已经很久没让他做事了，作为一个跑腿的，人们肯定不会轻易怀疑到他头上。

“钱从保险库中取出来时是用大袋子装着的。保险库有魔法锁着，还有女王的精灵看守。可是钱不翼而飞了，保险库仍然完好无损，那些精灵似乎也没觉察出有报警的必要。你是宫廷中高明的魔法师，我想，你也许知道小偷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他极力想做出思考的样子：“这确实很难啊。”

“当然，如果钱不是被小偷拿走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联想到



更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了。”

“是啊。”他在压力之下仍保持着冷静。

我继续说下去：“我知道，你负责监督财政方面的事情。幻币、伪造的礼物、受了诅咒的礼物、守护工作等，要做的事数也数不清，你一定不堪重负吧？”

“女王派了很多精灵来帮我。”他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是吗？我知道他们是根本派不上实际用场的人。”我身子往前靠了靠，表情很严肃，“现在，我必须问你点事，我不能问你的上司，因为他们都有嫌疑。你是个忠心耿耿的小魔法师，没有什么敌人。而你的一些上司或许……恕我直言，也许背景并不干净。这就是我先找你谈话的原因。

“你认为谁可能从保险库偷钱？很多人都能进入保险库，我实在不知道会是谁。我想听听你的个人意见。无论谁拿了钱，都得登记下取款用途、时间和取款人。你有没有发现谁没有这样做的？你觉得谁可能没有作登记？”

“我……我也不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往后仰了仰，像对待朋友一样把那堆文件拉到面前：“你也知道，要破坏记录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取了一大笔钱，但登记时少写一点，慢慢地就能拿走很多钱了。这样我们是不可能清查账目的。再说，最近局面十分混乱，女王又刚刚即位，谁还会有时间来清查呢？”

“是啊。”这句话似乎让他大大地松了口气，就好像他处在被审问者的位置一样。

“那有没有谁，”我又重复了一下，“你的同事中有没有谁欠了债？是不是账目出了问题？管理保险库的侍从说，很可能是账目出了差错。他说得不对。我是指……”我停了一下，显出很迷惑的



镜之醒

样子，“他是个侍从，但他挣的钱可不少，他还有一栋房子，而凭他的地位是根本不可能拥有这样一栋房子的。虽然他拥有这栋房子，但他从来没在那里住过。真是奇怪。”

这些问题让他有点惊慌失措，他突然脱口而出：“也许就是那个侍从干的。”

我假装很吃惊的样子：“你觉得这可能吗？他看起来是多么忠诚啊，那他为什么呢？他要那笔钱干什么呢？除非……”我放低了嗓音，“哦，天哪！他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不……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他。再仔细想一想。首先，他得有动机。他是个很温和的人，从来就不抱怨什么。另外，必须有人听他安排，而谁会愿意呢？我的意思是，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是不可能部署……任何事而不被人发现的。必须有人帮他，不然的话，他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迪斯拉斯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没有说是他干的。如果到这时候他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那么他很快就会明白的。

“我有一个办法！”我大叫道，就好像是刚刚想到这个主意一样，“如果侍从确实图谋不轨，并利用了保险库里的钱，我们可以查一下出现问题之后的账目。如果他取钱之后就用掉了的话，我们就可以肯定他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但他有什么企图呢？他拿钱做什么呢？其中肯定是有中间人，那又是谁呢？”我叹了口气，“唉，不管他是谁，他不久就要倒霉了。莱南·凯特是不会让叛徒逍遥法外的。”

他原本一直注视着桌面，突然抬眼看着我：“莱南·凯特？”

“嗯哼！”

“你是凯特？”

“啊，我的天哪，你可别对此感到失望，”我很友善地说，“人们经常误会——他们以为我头发花白，成天坐在实验室的某个